

4960

99

唱演群众

北京群众艺术馆筹备处编

2

北京大众出版社

軍人演習

2

羣衆演唱

第二輯

北京羣衆藝術館籌備處編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內容介紹

“鬼火” 通过一場活捉偷越國境的敵人的鬥爭，歌頌了我邊防戰士的英雄形象，指出美蔣特務的破壞活動必然會遭到可恥的失敗。

豆芽田 通过揭露某糧棧主任嚴重糟踐黃豆的典型事件，有力地打擊了浪費糧食的罪惡行為。

起床詩 諷刺了某些同學中不遵守生活紀律、早晨貪睡的現象，批判了不重視鍛鍊身體的自由散漫作風。

龍女與漢鵬 描寫龍王的女兒愛上了勤勞的青年農民漢鵬，於是化身螺絲來到人間和他結為夫婦共同生活，表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願望。

羣眾演唱

(第二輯)

北京羣眾藝術館筹备處編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報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号

北京印刷廠印刷

*

15062) 787" X 1092" 1/32 · 1 12/16 印張·3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000册 定價：0.18元

前　　言

隨着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勝利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羣衆業餘文化藝術活動已更加蓬勃地開展起來。為了進一步活躍羣衆文藝活動、不斷充實羣衆和業餘藝術團體的演唱節目，我們着手編輯了這個集子以求逐步豐富羣衆的文化生活。

“羣衆演唱”一方面介紹、推廣全國各地的優秀演唱節目；一方面準備大力組織創作，着重發表新的作品。它在內容上，主要要求廣泛地反映現實鬥爭生活，配合當前政治運動，同時也選輯一定數量的傳統民間戲曲、說唱節目；在形式上力求作到羣衆喜聞樂見、小型多樣。

我們歡迎獨幕話劇、小型戲曲、詩歌及快板、相聲、鼓詞、單弦等曲藝作品，以及經過整理、改編的民間戲曲、說唱節目，希望大家踴躍投稿和提供意見，以協助我們改進工作。

目 錄

- “鬼 火”（山东快書） 呂紹堂、江航原作（1）
陳村、鄭策等改寫
- 豆 芽 田（鼓 詞） 張林原作、金蕪修改（11）
- 起 床 詩（相 声） 岑菲、楊德勛、沙作洪（21）
- 龍女与漢鵬（桂北彩調） 韋倚勤、覃橋金 口述
江 波 等 改編（31）
覃 輝 記譜

“鬼火”。(山东快書)

呂紹堂、江航原作 陈村、鄭策等改寫

十冬臘月數九天，
冰雪遮蓋万重山，
远望雪山高万丈，
衝破了青雲頂破了天；
西北風把千年的松樹能颳倒，
这就是祖國的帕米尔高原。
这地方天气本來就很冷，
偏趕上半个多月的連陰天，
又是風，又是雪，
風雪交加天气寒。
这一天，天未亮，
抬头看，嗬！三匹战馬在雪山上面跑得欢。
馬上端坐人三个，
看样子長得甚威嚴：
狐狸皮的軍帽头上戴，
老羊皮大衣身上穿，
明晃晃的战刀腰中掛，
轉盤机槍扛在肩，
腰中斜插手榴彈，

还有支望远鏡掛在胸前。
他三人出來巡查國境線，
守衛邊疆日夜不停閑。
一班長催動戰馬頭前走，
後跟着王成和張國安。
張國安本是个老战士，
他过去当过侦察員；
王成今年才二十歲，
生就的个大膀子寬。
他三人机警留神往前走，
頂头風“嗖嗖嗖嗖”刺骨寒。
正往前走抬头看，
有一羣野牛把路攔。
这一羣野牛趴在雪窩裏正睡覺，
一抬头，乖乖，三匹戰馬到了眼前。
野牛想：这些騎兵可不好惹，
一个个耳朵又灵眼又尖。
前兩天俺兄弟們下山去喝水，
就碰見个騎兵把路攔，
俺有个兄弟跑的慢了點，
讓他一槍打了个腚朝天。
拖回家剔了骨头扒了皮，
他們就“燉吧燉吧”会了餐。
好傢伙，今天又碰上人三个，
这个事情太危險！
俺今天要是跑慢嚟，
說不定也得讓他們会了餐。

·九·

這羣野牛越想越害怕，
牠尾巴一蹶奔了西南。
這時候班長前面勒住馬，
回過頭來便開言：
“咱們三個要注意，
野牛溝就在这山下邊，
溝那邊就是國境線，
提防着特務往裏鑽。
前幾天逮住的那个坏傢伙，
不就是躲在这條溝裏邊！”

王成一听開言道：
“班長，這事你把心放寬，
他們再敢偷越國境來搗亂，
我一槍賞他個定心丸！”

張國安說：“噓噓，你小點聲，
說話也不分時間和地點；
咱們是夜間巡邏國境線，
你的嗓門別那麼尖，
這又不是開晚會，
誰叫你在这裏唱花臉。”

正說間三人定睛仔細看，
咦，那山溝裏有個火光直忽閃，
一連閃了好幾遍，
三個綠來兩個藍。

班長說聲“有情況！”
三個人甩鎧離了鞍，
下得馬來湊在一处，

互相把情況來判斷。

張國安看了多一會，
心裏明白了一大半。

他低聲忙把王成叫：

“王成，你說這是個啥物件？”

王成說：“我看它一會明來一會暗，
好像是有人抽紙煙。”

張國安說：“你算了吧，
你判斷情況要客觀，
冰天雪地這麼冷，
誰沒事跑到山溝來抽紙煙。

再一說紙煙的火頭是紅的，
它怎麼一會綠來一會藍？”

王成說：“大概這是信號彈！”

（白）“什麼，信號彈？
信號彈出了槍口往天上鑽，
怎麼它老在地下轉？”

“喨，我知道了，是鬼火！”

“鬼火，你要說它是鬼火，
我可要批評你這腦筋太簡單；
咱們判斷情況要有政治敏感性，
王成，你再仔仔細細看一看。”

（白）王成再這麼一瞧：
“哎，我看見有個黑傢伙，
圍着鬼火直動彈。”

班長說：“張國安你先別考他，
你說這是個啥物件？”

班长：就向岭口走，岭口走。（唱）你若这样走

張國安說：“這事你比我还清楚，
依我看，这是有特務偷越國境線。”

班長連說：“对对对，
你不愧当过侦察員。

好吧，你倆下山把他截，
我再摸到他身後邊；
这条溝只有一條路，
兩头一堵，管叫他插翅難飛上天。”

王成說：“这就叫甕裏來捉鼈，
手到擒來不費難。”

“哎，王成，你不要麻痹又大意，
要知道敌人比狐狸还要奸。

常言道，狗急了要跳牆，
要提防他在暗中放冷箭。”

班長說罢上馬奔向西南去，
這邊就剩下王成和張國安。
兩個人拴馬徒步挪了不幾步，
靴筒裏早被雪灌滿，
棉褲上結冰難行走，

脚底下一溜一滑好像踩着玻璃磚。
空气稀薄喘不上气，
走幾步就要喘老半天。

王成說：“咱要这样往前摸，
那可实在費時間，
这地方咱們挺熟悉，
倒不如順着山坡滑下山。”

“好，咱把武器抱緊腿蹬直，

小心不要出危險。”

二人說罷就坐下去，

一“出溜”一直滑到溝裏邊。

找了个地形隱蔽好，

再一看，鬼火忽然看不見。

这个变化非小可，

可急坏了王成和張國安。

(白) 这可怎麼办？失去目標啦！

不說王成和張國安犯難為，

咱再把这鬼火說一番。

同志們，你當它真的是鬼火？

不是，這是偷越國境的特務在搗蛋。

這小子過去在馬步芳手下當營長，

名子就叫馬占元，

解放前在新疆橫行又霸道，

為非作歹好多年；

自从新疆解放後，

他跟着馬匪到台灣。

在特務機關裏受過訓，

又叫美帝訓練了兩三年；

現如今他想偷越國境回大陸，

企圖混到新疆破坏咱。

兩個月前先派來一個小特務，

準備給他做內線，

他們約好用烽火來聯絡，

三個綠的兩個藍。

小特務剛剛進了國境線，

就碰上了咱們的巡邏班，
兔子見鷹那還有個跑哇，
當場就擒落到咱們手裏邊。
馬占元不知道這些事，
滿以為他的計劃很週全，
越過了國境取聯絡，
左等右等不見面。
忽然間聽見前面有响声，
他挺高興，以為他的伙伴到跟前，
抬頭看，哎喲我的娘喲，
一羣黑古隆冬的傢伙奔眼前，
他一時不知什麼景，
吓的就往石头縫裏鑽，
猛一趴啃了一嘴野牛糞，
也嚐不出是酸還是鹹。
原來是一羣野牛跑過去，
馬占元心裏打了算盤：
深更半夜野牛跑的這麼快，
一定有人把牠們攆。
嗯，不用掐來不用算，
八成是我的小伙伴，
趕快和他取聯絡，
拿起燐火對着山上直忽閃，
一連閃了好幾遍，
三個綠來二個藍。
(白)哎，怎麼沒動靜啊？坏了！
我的目標已暴露，

解放軍看見可怎麼办？

這時候只見对面山上有兩個人影，
“唰”地一下滑下了山。

我的娘啊，這要真是解放軍，
我這小命要玩完。

要跑吧，暴露了目標使不得，
不跑吧，沒處藏來沒處鑽，
哎！反正不能等着死，
我給他翻穿皮襖裝洋蒜，
混過一會兒算一會兒，
真不行，我就豁出命來跟他幹，
沙鍋搗蒜一鍋子的事，
是死是活在今天。

想到此处他把手槍頂上了火，
脫下了皮襖翻過來穿，
慌里慌張偽裝好，
趕緊就往雪窩裏鑽。

咱再說巡邏兵順着山溝往前摸，
王成撻了撻張國安：

“你看前面是个啥東西？
它哆哩哆嗦直動彈，
乍一看好像是個野狗熊，
嗯，不对！

怎麼狗熊還把皮靴穿？”
張國安心裏又好氣來又好笑：

“這小子打的什麼烟幕彈！
他打算翻穿皮襖裝畜牲，

还以为咱們看不見，
你看他連個伪装都不会，
屁股大腿都沒蓋嚴。”

王成就要撲過去，
張國安伸手把他攔。

兩個人耳邊說了幾句話，
王成說：“對對，咱就這麼辦！”

緊接着脫下大衣捆了个捆，
摘下了帽子扣上邊，
朝着前面猛一扔，
這可吓壞了馬占元，
“叭叭”打了兩手槍，
大衣“咕嚕”滾一邊。

張國安一見不怠慢，
打了个箭步到跟前，
趕上前去踢一脚，
“嘍——”馬占元的手槍飛上天。

這小子順手摸了个大石头，
猛力砸向張國安，
張國安一閃身子躲過去，
馬占元乘勢就往坡上竄。

王成在後面扯住他一條腿：
“你跑！”
“叭！”一個狗吃屎——
這小子上牙磕掉了大半邊。
他爬起身來又要跑，
路口上，班長出來把他攔。

(白) “站住！ ”

我在这裏等你半天啦。”

三个人槍栓一嘩啦，

把馬占元挤在正中間。

王成拿繩把他捆，

渾身上下搜一遍，

有地圖、有子彈、照像机、無纜电，

嘿！这小子帶的还挺全。

馬占元跪在地上求饒命：

“長官們，我从今以後再不敢。”

“哼！這是我們神聖的國境綫，

誰叫你跑到這裏來搗亂，

這又不是逛花園，

你想來轉轉就轉轉。”

這時候，東方發白天已亮，

同志們帶着特務轉回還。

這就是咱們英雄的騎兵隊，

守衛在祖國的國境綫，

撒下了天羅和地網，

誰敢來侵犯——

我們絕對不容寬！

(原載“解放軍文藝”)

豆芽田（鼓詞）

張林 原作 金燕 修改

輕敲鼓板慢調絃，
听我唱段“豆芽田”：
柳河莊有座大糧棧，
那裏的主任叫鄭文元，
鄭主任能說會道口才好，
死漢子能讓他說得把身子翻，
他自命足智多謀有才幹，
洋洋得意自命不凡。
这一天召開全體職工会，
鄭主任在高坎上一站好威嚴：
“同志們，今天我來作個報告，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對大家談，
時間寶貴要抓緊，
你們的筆記本子可帶全？”
他說着從懷中掏出本子一個，
一頁一頁地往後翻；
祇見他緊皺雙眉順頭流汗，
原來是帶錯了筆記本，使人为難。
鄭主任靈機一動眨了眨眼，
隨機應變就開了言：